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八回 盧賽花傷情成怨 李榮春女扮回家

話說盧賽花同使女青蓮走上樓來，青蓮將鑰匙開了鎖，推開樓門同賽花進入房內。忽聽得鼻息之聲，四處一看，忽見小姐牀上睡著一個男人，大聲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小姐爾看牀上睡著一個男人！」盧賽花見了又驚又怒，道：「好生奇怪，這男人那裡來的，為何睡在我牀中？」那盧賽花在安府受了氣回來，此時見個男人睡在牀中，豈不氣上加氣，氣得滿面通紅，將壁上掛的劍拔了起來要殺下去，青蓮道：「小姐，使不得的。」將劍奪下道：「待我叫醒他來，問個明白再作道理。」遂大聲叫道：「爾這個人是何等樣人，怎麼在此睡？還不快起來說個明白。」

李榮春正在熟睡，忽聞有人叫喚，開眼一看道：「暖喲！不好了。」連忙爬起身滾下牀來，自覺無顏，連忙作揖道：「小姐，難人李榮春作揖。」那盧賽花聽見「難人李榮春」五字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想道：「久聞的有個李榮春，乃是官家之後，濟困扶危，多行善事。揚州一府盡聞其名，因何在我房中睡著？又何故自稱難人？待我問個明白再作道理。」便道：「我且問爾，爾家住在那裡，為何自稱難人？」青蓮道：「說得明白便饒爾，若說不明不白我小姐性子不好，說與夫人曉得，送爾到官究治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小姐聽稟：小生家住在四牌坊達子巷，祖居在此揚州，祖公世代居官，雖然薄幣財也不為富，半文半武也曾中過文解元。」青蓮道：「如此說是小孟嘗君李大爺了，為何在此睡著？」李榮春道：「因為施小姐而起。」

即將「見及施小姐實身，不忍見他落難將銀助他，被花子能見了搶去，我到他家取討反被他拿住用火要燒死我，虧了紅花救我，暫寄在此，望小姐恕我之罪。」盧賽花道：「可恨紅花這賤人，爾要救人與我何干，卻將男人來藏在我房中？倘被花子能曉得，此禍非校賽金姐姐也太粗心，枉他讀書知禮，縱容他自己的丫頭也罷，怎麼藏到我房中來？往前一向的知心從此永永斷絕了。」青蓮道：「小姐，這都是花子能不好，不於李大爺之事，就是花小姐與紅花也是一時出於無奈藏過來的。況且李大爺是個豪傑，平日是個濟困扶危的大丈夫，今日小姐也要做個豪傑，救了李大爺才好。」盧賽花道：「此事叫我如何是好？也罷，我將此事稟過母親，隨母親主意便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小姐，這個使不得，倘或夫人生氣如何是好？還望小姐周全。」青蓮道：「大爺不必害怕，我家夫人甚是慈悲，決不怒爾，而且甚愛花家小姐，斷不害爾。」說完，隨小姐下樓來到夫人房內。

盧賽花將李榮春之事一一稟過夫人，夫人聽了說道：「那花賽金一向為人甚好，就是紅花也老成，他將李榮春藏過來也是一時急了，沒奈何。我兒，爾不要怪他。只可恨花子能這狗男女，仗勢欺人，無惡不作，欺負別人也罷了，怎麼連李大爺也要害他性命？真正可惡之極。我兒，爾不要受氣。青蓮，爾去請李大爺來，我出去見他。我兒，爾且在此坐坐。」隨即換了衣服走出廳來，那青蓮已引李榮春來到廳上。李榮春道：「無知小姪李榮春拜見伯母。」盧夫人道：「豈敢，公子少禮請坐。」李榮春告坐了，盧夫人道：「公子乃昂昂烈烈的美丈夫，老身與尊府相近，乃是鄰居，久仰大名，不能得見，今日相見乃三生有幸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豈敢。」盧夫人道：「爾為施碧霞小姐之事險些性命難保，若沒有紅花相救必遭毒手。可恨花子能萬惡的奸賊如此作惡，不知將來如何報應呢。」李榮春道：「那賊作惡必然有報應，自古道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差來早與來遲。只是要求伯母放小姪出去，感恩不盡，自當厚報。」夫人道：「卻那裡話來，本該就送爾回去，猶恐花子能惡念未消，有甚不測之事，反為不美。自古道若要人怕我，還須我怕人，且在我家暫贅日，粗茶淡飯，莫笑不恭，看看甚機會再送公子回去。未知意下如何？」李榮春道：「多謝伯母厚情，小姪本該從命才是，怎奈家母在家不知怎樣懸望，小姪歸心似箭，度日如年，難以久留。」盧夫人道：「既是公子為母掛心，老身也難以扳留，只是如何出去？若是黑夜出去，恐被花家見了說是在我家中出去的，雖然不怕他奈何了我，只是被他說不清楚的話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公子，爾若決要回去，必須如此如此可免其患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多謝伯母，小姪沒世不忘。」盧夫人吩咐：「備酒廳堂，與李公子壓驚，要等黃昏才好行事。」

且說紅花拿了午飯過來要與李榮春吃，忽見盧小姐已在房中。那盧賽花見夫人留李榮春吃酒，遂同青蓮歸樓，忽見紅花拿飯過來，一時大怒，道：「好啊，爾做得好事！」紅花驚得滿身冷汗直流，將盤放下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小姐不必動怒，總是丫頭該死，望小姐開恩饒了丫頭。」盧賽花道：「爾這賤人好大膽，豈不知閨房嚴似禁地，敢將男人藏在我房內，爾主婢通同前來欺我，爾這賤人尚敢說甚的？」紅花哀求道：「小姐不必動氣，念我小姐與小姐結拜面上饒了丫頭罷。」盧賽花道：「爾這賤人，既知我與爾小姐結拜姊妹勝過同胞，就不該如此欺我，幸虧是李大爺有名聲的君子，如若不然，我立刻就叫喊起來，看爾們有何面目做人？」紅花道：「多謝小姐格外開恩，丫頭感激不荊。」盧賽花道：「我與爾小姐名雖說結拜，實勝同胞，誰知他看我太輕了，不是我無情，這是他無義，從此多年的交往一旦休了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錯怪了，此事乃丫頭該死，不干小姐之事，望小姐念紅花向前並無差錯，此事乃父母受過李府大恩，未能圖報，故此救了李大爺此難，也因知恩報本，不得已做了此事，望小姐去開此事罷。」盧賽花道：「胡說！過失是人人有的，此是甚麼事，如何做得？我又非小女童，將男人藏在我房內，若不看往日之情，李榮春怎得出去？」紅花道：「丫頭感恩不盡，待丫頭去請我小姐來謝罪便了。」遂急急走回來跪在小姐面前道：「盧小姐已回來了，將我罵不絕口，我苦苦哀求，怎奈他執見如山，任求不轉，連小姐也怪起來。」

賽金道：「癡丫頭，如此膽小就不該做這大事了，隨我來。」

花賽金帶紅花來走到西樓見盧小姐說道：「賢妹為何就回轉來了？怨我來遲，不知迎接。」盧賽花全然不動，亦不開口。

花賽金道：「我與爾從小至今並無口舌，今日為何如此模樣？」

賽花小姐兩目流淚道：「我想往日與爾交情何等相愛，誰知爾今日如此待我！」花賽金道：「賢妹啊，我知罪了，如今是特來與爾賠罪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，丫頭跪在此，任小姐責罰。」

盧賽花道：「我也沒得說，只恨寡母孤女被人欺負，有玷終身名節。前事都不必說，從此斷絕往來罷了。」賽金道：「賢妹，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不是，看在多年交情恕了我罷。」盧賽花道：「若還不是看在前日交情，李榮春焉能出去？爾們安能無事？快快而去，不必多言。」紅花跪在地下將頭亂磕道：「小姐啊，丫頭萬死何辭，只求兩位小姐和好如初，我就萬死無怨。」

青蓮也勸道：「小姐不必如此，花小姐亦是一時出於無奈，彼既知罪也就罷了。」那知盧賽花執意不聽，叫聲：「青蓮，隨我下去。」花賽金見了亦動怒道：「爾既如此不情，要絕便絕，有甚相干？紅花，隨我回去。」紅花哭泣哀求道：「小姐且慢去，再與盧小姐和好了我才放心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不妨，有我在，隨我回去。」青蓮道：「紅花姐，爾放心回去，我小姐性子本是如此，等他性子氣過了自然就好。」紅花道：「望姐姐與我解勸。」青蓮道：「曉得，爾且先去，我自勸他。」紅花無奈，捧了飯盤隨花賽金回房來道：「小姐，早知如此，不寄他西樓也好。」花賽金道：「我只說多年姊妹是不妨的，誰知他如此無情，正是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取杯茶來我吃。」

紅花去取茶來與小姐吃了，心中憂悶自不必說。那盧賽花心中所怪花賽金者，不過說我的房中豈肯許爾將男人藏匿在內，幸虧是李榮春，倘若是個遊方僧道爾也藏過來，那時如何是好？

為此緣故而生氣，是以怪了花賽金主婢，這且不言。

再說盧夫人留李榮春在廳吃酒，直到黃昏時候，盧夫人吩咐備轎伺候，道：「公子，爾乃豪傑之士，因為俠氣而受此禍，如今得保性命，歸家切莫使英雄之性，就是花家若來尋爾生事，爾總以忍為上策。回家時代老身帶問令堂與大娘安好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多謝伯母，小姪何以報德。」只見轎已抬進內堂，盧夫人帶李榮春進內與他男扮女妝，將李榮春衣服打作一包袱放在轎內。李榮春拜別夫人上轎，將轎簾放下，盧夫人吩咐二名使女、二名家人道：「爾們隨大爺回他府中，倘花家若問，只說我要往親戚人家飲酒，不許多言，回來重重有賞。」家人領命，隨轎而去。來到李府叫門，管門的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盧家的家人道：「是李大爺回

來，快些開門。」管門的聽了好不歡喜，連忙開門。轎子歇下，李榮春出了轎道：「爾們隨我進來。」那管門的見了甚是驚疑，也不敢問，只道：「大爺回來了？」

李榮春應了一聲道：「是，賞他轎夫酒錢。」管門的道：「曉得。」

盧家這四名家人使女隨李榮春進內。這些家人使女兒大爺如此妝扮回來，個個嘻嘻笑道，走進內堂道：「太太大娘，真正好笑。」夫人與大娘正在憂悶不見李榮春回來，苦不可言，忽見這些家人笑嘻嘻的走來道。那李榮春見些家人嘻嘻而笑遂道：「狗奴才，有甚好笑？」忽叫聲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回來了。」

夫人抬頭一看道：「我兒為何如此妝扮？」李榮春就將前情一一稟知，夫人聽了大怒，大罵花子能：「狗男女、小賊種，連我孩兒也要害死，真是可惡之極。」又道：「我兒從今以後莫管閒事，免得招災惹禍。」淡氏大娘道：「官人如今不必與他計較，惡人自有惡人磨，且自由他，請官人裡面改妝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賢妻說得有理。」遂進內房改妝。李夫人吩咐備辦酒飯款待盧府的家人、使女，又道：「多感爾家夫人小姐如此厚情，何以克當，又勞爾們往來相煩，回去多多致謝夫人小姐，水酒一杯多有簡慢。」這四人應道：「多謝夫人大娘厚賜，不必了，我們就此告辭。」淡氏大娘道：「不必客套，老實些坐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說多謝了。」告了坐吃了一回，遂辭謝要回去。太太道：「盧家姐姐們勞動爾們，我有些薄禮不成意思，希望笑納。」眾人道：「蒙賜酒食已感不盡，這個斷不敢受。」李夫人道：「若還不收，敢是嫌薄？」眾人道：「夫人如此說，丫頭們大膽收了。」遂收了銀子，叩謝夫人大娘辭別回去。這且不言。

再說來貴、三元這兩個書僮在外面訪了一日也不見一些影響，氣悶在心，三元道：「來貴兄弟，我想大爺親自與我說要到花家去，為何花家總說不在？必然是他留住，內中定有緣故。我們如今回去吃了飯，打到花家與他討人。」來貴道：「不錯，說得有理。」遂一直走回家打門道：快些開門，我們吃了飯要去花家討大爺。」管門的開了門道：「大爺已回來了，爾們不必大驚小怪。」三元道：「怎麼說，大爺回來了麼？」連忙走進，叫道：「大爺在那裡，為何今日才回來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我在此。」三元道：「大爺昨日在那裡？小人無處不尋到。」

李榮春將前事略略說了一遍，三元聽了心頭火發，大罵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亡八，爾敢害我大爺麼？我必要將爾這萬惡的賊囚碎屍萬段方消我恨。」又說：「大爺不必憂悶，小人們與大爺報仇便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胡說，誰要爾多事，還不退出。」

三元敢怒而不敢言，退了出來。這且按下。

再說花子能搜不出李榮春，又受了兩場沒趣，總是不願，想道：「為了施碧霞一個起受了李榮春打上門之辱，卻又燒他不死被他走了，走了不打緊，恐他要來報此仇，如何是好？」

又道：「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發，必要除的，只是要曉他的下落才好。若要明白其中事情，必須問紅花，難道這丫頭看中了李榮春麼？若有此事，妹子難保貞節了，怎麼能得紅花來問個明白才好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，去與我的少奶奶計議便了。」不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